

马胜民  
MA SHENMIN  
ZHUO PIN



# 圣祖峰

他捉笔如刀，敢说他人讳莫如深之语，满纸喧哗的，是一种扶大厦挽狂澜的英雄理想。他目光如炬，敢做别人唯恐避之不及之事，曲高和寡的，是一个疲惫生活中的不灭信仰。化腐朽为神奇，化梦寐以求为如愿以偿，高人、贵人、神人，都不足以形容他。有人说，他的一生，就是一个传奇。

长篇小说

中国文史出版社

马胜民  
作品  
MASHENMIN  
ZUOPIN



圣祖峰

中国文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圣祖峰 / 马胜民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5034-5119-5

I. ①圣… II. ①马…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14 ) 第136340号  
.....

责任编辑: 薛媛媛

策划编辑: 吴有森

---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http://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 发行部 )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63.75 字数: 1179千字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28元 ( 上下册 )

---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 目 录

## (圣祖峰 下)

- |       |          |               |     |
|-------|----------|---------------|-----|
| 第四十三章 | 治乱象吴尊拜关公 | 黑东沟走失刘红林····· | 1   |
| 第四十四章 | 失国安得偿梦遥曲 | 爰指点繁义下股海····· | 14  |
| 第四十五章 | 圣祖寺憾现无神殿 | 穷山乡河山重安排····· | 23  |
| 第四十六章 | 吴知城重拳惩贪官 | 王剑锋布局艳照门····· | 31  |
| 第四十七章 | 生魔念红林归天国 | 冷美人冷脸求遗言····· | 42  |
| 第四十八章 | 刘红林冥婚配红鸟 | 救吴尊段眉明大义····· | 52  |
| 第四十九章 | 吴知城辞职归故里 | 党日红入主圣阳城····· | 65  |
| 第五十章  | 使私情表兄进常委 | 侯要臣拜山求平安····· | 73  |
| 第五十一章 | 情深处终结连理枝 | 骨肉情同抗暴风雪····· | 82  |
| 第五十二章 | 党日红涉险救孤老 | 牛繁义初一绘蓝图····· | 94  |
| 第五十三章 | 同信仰红姐认故乡 | 唐丽娜归乡疑梦境····· | 105 |
| 第五十四章 | 疼爱女岳母代双孕 | 天州城红姐游仙乡····· | 115 |
| 第五十五章 | 迁新居牛门始安定 | 侯要臣依附太子党····· | 127 |
| 第五十六章 | 贾静慈寄居圣水寨 | 牛繁军解甲归故里····· | 138 |
| 第五十七章 | 降猛兽老三结婚缘 | 遵慈意繁江做村官····· | 149 |
| 第五十八章 | 改国企民意判党候 | 施神技静慈还孽债····· | 162 |
| 第五十九章 | 生爱意丽娜纵淫欲 | 行佛道静慈再出手····· | 175 |
| 第六十章  | 知悲苦繁义结金兰 | 赌天道选达助天使····· | 185 |
| 第六十一章 | 活菩萨舍身救恩人 | 审钜矿兜出一窝蛆····· | 199 |
| 第六十二章 | 连横策左右逢双源 | 暗操作杜公归牛府····· | 210 |

第六十三章	艾丽丝破计魁赌王	牛繁义规划三镇图·····	220
第六十四章	党日红率众闹法庭	俏岳母荒唐老来疯·····	232
第六十五章	遵慈意繁义发毒誓	炽天使终报血海仇·····	244
第六十六章	纳良言繁义闹股海	解病困双媛助难女·····	254
第六十七章	解官职毛公归菩提	未上任孙公紫林行·····	262
第六十八章	小股神怒掀钱塘潮	牛繁义皇城遇腐败·····	275
第六十九章	刘红鹃惩戒花心郎	浑妹夫气极降妻姐·····	286
第七十章	辛小唱遭遇纨绔男	孙贤哲使奸骗巨款·····	295
第七十一章	遭遗弃父子生怨恨	牛繁江怒踢绊脚石·····	305
第七十二章	拉郎配谢谢遇冷脸	行劫案王家再遇凶·····	315
第七十三章	破奇案剑锋再复职	孙善文失利逐鹿场·····	327
第七十四章	石开贤贪心复旧恶	齐布局小唱入牛门·····	335
第七十五章	染病魔静慈遭天劫	闯禁区朝野共忧国·····	346
第七十六章	赴国难慧眼辨恶魔	佛在外浪子难回头·····	358
第七十七章	县官出圣祖遭劫难	贾静慈调动十万兵·····	373
第七十八章	酿民乱静慈惹天祸	怀怨恨亲哥焚亲弟·····	390
第七十九章	顾大局孙公得生路	预不测繁义立遗嘱·····	406
第八十章	归神位静慈助春梦	闹海南山民历奇迹·····	422
第八十一章	购仙岛鄙媯建离宫	牛繁义邪说惑世人·····	439
第八十二章	巡青山闻歌涌心泪	祠堂陷重复牛门劫·····	451
第八十三章	唐丽娜鲜血溅党旗	周才女笔耕圣祖峰·····	466
第八十四章	圣阳城遭遇金融劫	牛繁月掌管圣水岛·····	476
尾 声	圣祖佛终归圣祖殿	秦汉书铁笔题匾文·····	491

## 第四十三章

### 治乱象吴尊拜关公 黑东沟走失刘红林

圣阳县综合行政中心办公大楼的气派雄伟的程度堪比美国白宫：面南背北，高十六层，每层一千五百平方米计七十二间办公室，圣阳县县委、政府、人大、政协四大班子所属机构基本上都入驻其中办公，诸如公安局、教育局、卫生局等几个大局仍然各有其独立办公地。院里东西相对有两幢四层的配楼，西边为综合会议中心，其中一楼是大型职工食堂，二楼会议大厅可容纳一千人参会，三楼被分割成若干个小会议厅，大者容三百人，小者四五十个人，四楼则是联欢。东边的建设规制与西边一模一样，不同的是，一楼是信访接待中心、法律、政策咨询、援助中心，二楼、三楼为政府综合办公大厅，所有职能性公务单位全在此设立办公席，办事人在一间大厅办完所有手续，四楼是几个单位的综合办公室。

圣阳县行政中心是全国唯一没有院门、院墙、门卫的衙门，而且院里连传统意义上花园、假山、草坪也没有，东西南各种着九棵总计二十七棵塔松，中间是巨大的广场，可容纳近五千人露天聚会，礼拜六礼拜天不上班时，大院可以举行商业性质的展览会。敞开大门不如没有大门来接纳群众，院门是一步可以跨过去的通道，但能把人心隔开十万八千里。群众上访闹事也是有事才闹，没事谁吃饱撑的没事干了来县委闹事？！这是吴知城的执政理念，县里很多领导意见相反，刚好有个全县人民代表大会，吴知城说：“人民政府交人民代表裁决吧！”谁知人民代表高呼万岁，以绝对多数通过吴知城的方案，后来传播到社会上，竟得到一致好评。当然，机关不能不保护，警务室设在西边会议大厅一楼，万一像吴知城办公室那样再炸一次，可不会再有人拿钱盖新楼了。

圣阳县城的面貌焕然一新，办公大楼的正前方建起了中心音乐喷泉广场和草坪绿地，周边是四条商业步行购物街，购物街商品房高两层，门面房一平方米卖到一万五千元的天价还争不到手里，地产商赚走了一个亿，但城市真的漂亮了起来。

圣阳县历届领导班子从来没像这一届这么团结过，九个常委无论老新都能

团结一心，故而十大民生工程一次常委会议就全体通过，并且得到其他班子成员的全力支持。吴知城在常委会上讲道：“现在大家同心同德，我坚信十大民生工程一定会胜利竣工，但我最怕的就是领导腐败、工程腐败。发生一起腐败案件，就会让民心蒙难、工程蒙羞、政府获罪，我们的本意是藏富于民、造福于民，而腐败必将把为人民服务再次导致成造富运动。我把丑话说在前头，常委及各班子成员，凭你的良心为老百姓干好这十件实事、好事、贴心事，如果你敢从中拿一分钱好处或者吃一回请、抽一支烟，你是我爹我不饶你，你是我爷爷我更不会饶你，你是天皇老子我要亲手拿刀活劈了你，咱们不但同事没得做，兄弟更没得做，老子这辈子跟你这仇是结定了，信不信咱走着瞧！”

《信不信咱走着瞧》作为报道的大标题发在《山花》报的头版头条，除了向民众介绍十大民生工程之外，还白描式地报道了常委会实况和吴知城这段话，除此之外还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则启事：向全县民众聘请三千名十大民生工程义务监督员，而且还罗列出监督员的十大权利，一旦发现工程中使假掺杂、行贿受贿、权钱交易、贪污腐败现象立即举报，县里设置五百万奖金专门奖励有功监督员等。

吴知城、谢军做梦也没有想到，十大民生工程第一炮就成了哑炮。根据“七彩虹”工程规划，首先要在紫林四乡每乡建设一个大型苗圃基地，培育山楂、银杏、山萸肉、花椒、八角、杜仲、枸杞七种树苗各一百万株，成苗时由农户配合国家退耕还林补贴政策，在曾经开垦的荒地里、道路旁、田埂上连片种植，山区十万人每人平均七十株共植七百万株，种一株补贴三元，加上苗圃基地，总投入两千九百万元。这是一项近乎于一劳永逸的工程，一次种植，百年受益。根据林科所的推算，成材后产出果实，按二十年来药材市场平均收购价计算，七十株每年最低收益一万元，且中药材价格二十年来一直呈倍增趋势，潜在收益不可估量。国家本要退耕还林保护生态环境，现在把所还之林改造成经济林将受益无穷。

想都想不到，每个乡拨下去的两百万建苗圃款，除紫林镇之外全部被法院冻结了！

说出来鬼都不信：柏树乡一个小乡，全乡才一万多人口，乡政府所在地柏树村只有一条街，街上只有三家酒店、八家面类饭馆和两家烟酒食品店，而乡政府上届推下届，五年来欠这十三家累计两百七十万元吃喝用款，而且不带今年的和乡干部自己掏腰包还没钱报销的那部分。登山乡和竹林乡的情况更严重些。紫林镇不是没有欠款，一方面接待量大县里拨的有专款，另一方面镇里接待客人自觉不自觉地都推到了牛繁义那里，剩余一百多万，李少军用种植协会的收入一次打发了，否则一千万也打不住。柏树乡这十三家老板被逼得实在周转

不下去了，只得联合请了一个律师向法院起诉，都是白纸黑字的欠条，乡政府连应诉的人都没去，反正判决下来也没钱执行。好不容易逮着了这笔钱，法院冻结后先扣了诉讼费和执行费，其他两个乡同样如此办理了！

拨了八百万，六百万替乡政府还了吃喝账！

吴知城暴跳如雷，把书记乡长一齐叫来骂道：“难怪你们血压血脂血糖三高五高天天抱病，人都吃成猪了还能不三高吗？还高叫着执政为民，执政全为你们自己这张驴逼大嘴，能干就干，干不了滚他妈个蛋去！”

柏树乡王向宽书记哭丧着脸说道：“老大您也别生气，骂我们也等于骂自己：乡里的餐费百分之七八十都是上级领导下去吃的，我们陪客都陪成酒精肝、脂肪肝了，三高都是小儿科。再说，五年的账，平均到一年能有多少？县里又没专门给我们拨招待费！”

登山乡书记袁成俊说：“老大，谁没事往山里跑个啥？登山又没有小姐开的美容美发厅。您先别忙着生气，全县十几个乡镇里，我保证我们三个乡是最少的。其他乡镇就杜公镇、紫林镇不赊欠，紫林镇吃牛繁义，杜公镇吃酒厂，有钱谁还告？其他全都联合起诉到法院判决了，您把执行局局长叫过来，数目一目了然！”

竹林乡郭明军书记道：“别的不说，你问问文店乡刘玉珠书记，光他们乡在‘来自卤肉店’一家就欠了三百七十多万。来自的卤肉好吃又有名，分店在外地开了二三十家，他有钱赔得起，县里人一到文店都吃来自，在那里吃不算，临走猪蹄猪肚猪心猪肠什么都要带一些回家给老婆孩子，刘玉珠一个女同志能不给吗？借给她俩胆儿她也不敢！”

听到这里他突然想起来，有次到文店下乡是郭明军陪着去的，他说来自卤肉好吃，刘玉珠准备了三兜子：他一份、郭明军一份、他的司机一份。他回来扔到了县委办公室，大家老远闻到味儿就说：“吴书记今天去文店了！”

书记、乡长倒了大霉，吃卤肉的钱能盖一座办公大楼了！

刚说过不贪腐，前面的路还没走呢，屁股后面塌个窟窿，想填不想填都得填。吴知城再次召开了常委会商量处理办法时，谁知常委反映，各局委也存在着这个问题，只是数量少得多。想想也是：下面来人都是找局长办事的，局长天天受请都应付不过来，招待费自然要少，而且发生的招待费用基本都是接待市对口单位和县兄弟单位领导们公务活动的。谢军说：“乡镇政府在下面多是招待县里，县政府也是一个奶奶生的得招待市里省里，咱们县好些，有两瓶杜公酒顶着不用买酒钱，前些天见到嵩阳王成书记，他们县县委县政府去年光招待用酒这一项支出就达三千八百万，又是五粮液茅台这种高端酒，每一次都是酒比菜还贵。咱们县委、县政府去年支出离两千万不远，仅十一圣水寨典礼就花了



三百九十多万，日支近四十万。我认为这件事得解决，找到一套可行的解决办法，必须能管住屁股管住嘴！”

听王向宽他们仨的口气，吴知城已经明白了，这次集中起诉集中判决恐怕是各乡镇书记、乡长串通好了。你要搞十大民生工程我们坚决拥护坚决支持坚决执行，但先得把我们的民生问题解决掉，否则别的没法儿干！他叫来了法院执行局局长问情况，一听之下倒抽一口冷气：全县这些乡镇总欠吃喝招待费五千七百四十多万！

执行局局长说：“吴书记您看看，这都是啥鸡巴毛政府呀？吃喝政府！啥鸡巴用都没有，全他娘的是造粪的机器！”

吴知城气极而笑：“你难道没下去吃过？哪个乡镇能少了你？”

局长说：“我这是正儿八经叫执法为民，我要不去执行谁能把账讨出来？”

“你同样是造粪机！”吴知城道，“我们县化肥厂、纺织厂、杜公酒厂、水泥厂十几个国有企业，外面赊欠总数两亿七千多万，法院都判决了，执行局天天去这些单位吃喝拿要，到被执行单位吃嫖赌抽喝拿要，你们都肥实了，欠款到底执行回来几笔？怕三千万都不超过吧？还执法为民？几万名工人快让你给饿死了！我给你下个死任务：这次所有判决标的款，利息统统剔出去，诉讼费只出百分之十，执行费全免，除此之外，原告的原欠数量减百分之三十。他们愿意赊账，就说明自愿承担风险，扣他百分之三十还是少的，以后看他们还敢不敢对政府部门赊欠。谁同意谁到县政府结款，不同意你们执行局去强制执行吧！”

没有人敢不同意，十大民生工程还没开始，县财政先支付了各乡镇政府三千六百多万吃喝款，各局委报上来，书记、县长亲自执笔审批，也核付了快一千万。

《山花》报圣阳版特别就此事发表了一个严正声明：在圣阳境内的全部饮食服务业门店，自发表声明之日起，所有对准政府机关的赊账行为视为私人之间的礼尚往来，县各级政府机构决不允许赊欠，赊账由签字人自己承担，违者后果自负。同时，所有政府机关干部职工在每周五个工作日内决不允许喝酒吃请或请吃，有必要宴客时必须先向纪委专门人员申报宴客的对象、目的、计划资金数，但所有参陪人员的酒食费自理一半。此声明在纪委、法院备案，法院不再受理此类诉讼案件。自此，圣阳人都知道，政府吃喝不欠账，酒店不给政府签欠单！

这也仅是杀杀风头，国民信仰出了问题，根治的办法谁都找不到！

吴知城同与连草闲谈时说起这事叹道：“十大民生工程不知会生出多少贪污腐败和挪用来，我真担心这么美好的心愿让这些人给毁了！”

连草理解地应道：“社会风气不正，人心不古了，政府的律令都放在办公室里，还没有农村人的一句赌咒发誓有效。农村人借钱连条子都不用打，他们会说：到时候就还，谁不还爹死娘嫁人，生了孩子没屁眼儿，自己喝口冷水被激死！就冲这一句话，您见过有几个讨账打官司的？不能说绝对没有，但一千宗难碰到一宗！”

吴知城闻言眼亮了一下：“有了，真有了，我有办法了！”

“你能堵得住贪污挪用？”连草怀疑道。

吴知城自信道：“妹子看哥的，哥哥我非弄他一个惊天地、泣鬼神不可！”

吴知城真让圣阳人民开了一回眼，也让老天爷开了一回眼！

他不知从哪座庙里请来了一尊木雕的关公立像：两米多高，枣红脸、丹凤眼、尺半长须，手持一柄青龙偃月刀，腰挎三尺青钢剑，不怒自威且威风凛凛。又搬来一张老栗木八仙桌，桌上盖着一大块红布，将关公像立到桌上，桌前还摆了一尊青石香炉，里面插着三炷一米多长的高香，就安放在县行政中心大楼前的广场上，关公面南，背对着办公楼出口，两边各站着四名全副武装的警察。

就在五一节当天，别说围观的一两千群众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就是被他通知来的全县副科级以上干部、涉及十大民生工程的政府工作人员、部分已落实的工程承包企业老板、各村支书、村主任来开会的共九百多号人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连草是他唯一的一个特邀嘉宾，她也不知道吴知城要干什么。

所有人都被工作人员指引着横平竖直地面向关公列队站着。吴知城站到话筒前就说了一句：“请谢军兄弟讲话，大家不用鼓掌了！”

不称县长也不称同志，这事在这种场合算得上开天辟地头一回！

谢军很庄重，他说道：“兄弟姐妹们（也不叫同志了），今天别开生面请大家在武帝义神关公圣像前站立，我们要召开一个圣阳县十大民生工程的誓师大会。十大工程关乎圣阳五十万父老乡亲们的福祉，各位都是领导者和参与者，工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丢开党性丢开公职，百姓者父母，我们这兄弟，为父母尽爱心尽孝道天经地义，凭的是良心，靠的是品德，行的是道义！但我们应该明白，人世间总会有不肖子孙的，原则上，不肖子孙人人得而诛之，但这是现代中国，我们讲的是法律，诛人者得其道却违其法。但是，我坚信，人在做，天在看，人人头上三尺有神灵。吴知城兄弟讲过：唯一怕的就是领导腐败、工程腐败，发生一起腐败案件，就会让民心蒙难、工程蒙羞、政府获罪，我们的本意是藏富于民、造福于民，而腐败必将把为人民服务再次导致成造就富人的运动。他还说过：如果你敢从中拿一分钱好处或者吃一回请、抽一支烟，你是我爹我不饶你，你是我爷爷我更不会饶你，你是天皇老子我要亲手拿刀活

劈了你，咱们不但同事没得做，兄弟更没得做，老子这辈子跟你这仇是结定了，信不信咱走着瞧。我现在说，我们今天的誓师不是誓师是发誓，信不信：人在做，天在看？有请吴知城兄弟！”

吴知城三步跨到香炉跟前对远处的连草叫道：“妹子，过来帮哥给关公上香！”

连草有些明白了，闻言忙走过去，先双手合十对关公拜了三拜，之后燃起灯烛双手端到前面，吴知城燃着了三炷高香，恭恭敬敬插在香炉里，之后跪在地上冲关公拜了三拜站起来。他面对关公举起左手大声吼道：“天睁开眼看着，地打开门听着，关帝关圣人做证，现场干部群众做证，我吴知城，共产党圣阳县县委书记对天发誓赌咒：在建设圣阳县十天民生工程所涉及的全部项目中，如果贪一分钱、吃一次请、抽老板们一支烟，就请天地神灵惩罚我，让我爹死娘嫁人，死后难入坟，后辈儿孙生下来没屁眼受憋而死，我自己遭车祸挨天雷不得好死！吴知城郑重发誓！”

他发完誓重又跪下给关公磕了三个头才站起来，连草的眼泪一下子冲出了眼眶。

谢军依模照样也郑重发了一回誓。

太庄重了，现场变得鸦雀无声，静得能听见掉根针。

吴知城走到话筒前说道：“关公圣像是九位得道高僧开过光的，是九都地区最灵验的神，如果有人认为自己做不到不贪一分不吃一请不抽一烟，现在请你退出会场，再赌咒不能拿爹娘儿孙开玩笑。天不怪你，神不怪你，我吴知城也不怪你，你请求谢县长远离十大工程就行了！”说到这里他突然提高了声音，“有没有退出的？不能做到赶快退出，留下来的人随十大工程总指挥长胡全贵同志跪地发誓！”

九大常委站在最前面，胡全贵跨出一步面向关公跪地拜了三拜站起来领誓：“天睁开眼看着，地打开门听着，关帝关圣人做证，现场干部群众做证，我对天发誓赌咒：在建设圣阳县十天民生工程所涉及的全部项目中，如果贪一分钱、吃一次请、抽老板们一支烟，就请天地神灵惩罚我，让我爹死娘嫁人，死后难入坟，后辈儿孙生下来没屁眼受憋而死，我自己遭车祸挨天雷不得好死！发誓人：某某某。”

誓刚发完，围观的两千多群众开始热烈鼓掌，继而高呼口号：吴书记万岁……

此事迅速在全圣阳、全九都、全大河省传开，俞夏问吴知城：“依谢军之见参照国际惯例多制定些律条监督执行力度大些就行了，何必发神经搞这种封建迷信？诚心可嘉，影响不好！”

吴知城道：“别说我定的律条不管用，上面制定的哪一条律条不好？管用吗？我只能凭良心搞迷信，请出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来斩妖除魔。”

好几年都没有动过笔的牛繁义对此事以本名在《山花》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为《誓咒与惩罚，神灵与鬼手》的评论文章，文章尖刻地批判了信仰迷失、道德丢失、人格沦丧的社会现实。他指出：加入共产党的那一刻，每个党员都要面向党旗宣誓，但宣誓的庄严与日后行为上的混蛋形成鲜明的对比，重要原因是誓与罚之间遥遥无期，誓变成了事，宣誓仅仅是一生做过的一件事而已。然而，当誓言与罚咒结合为一体的时候，誓言在平时会在心中淡化隐藏，一旦行为时，誓言会瞬间控制精神迫使你服从，这就是信仰，它可以使人迷信和服从。而中国之现状，逼得有志于民生之士还要借未知的神灵来惩罚真实的鬼手并让人心怀敬畏对待誓言，看起来，党和政府真到了必须为迷惘的国民高举信仰大旗的时候了……

因为署着他的大名，周雨推测零售量会增加，所以安排报社加印了一万份，结果很快被抢购一空，无奈只得通知印刷厂加印三万份快速分发下去，也卖得一千二净。月底报社结算稿费时，周雨按一字五元亲自把稿费给他送过去，繁义接过去兴奋得很：“几年没得过稿费了，这钱我得存起来做遗产留给后代！”周雨戏他：“这相当于发誓，圣阳人现在疯传：誓和咒都不可随便赌！”

周雨所指是一件刚发生过的事儿：排路乡的乡长爱炒股票，所有的工资都赔进去光了，看到县里拨过来了工程款大堆，自己想都没想发过的毒誓就挪用了三十万扔进了股市，天天赔这次不赔了，他买的股票五天来了五个涨停板，正兴奋时，小女儿满肚子屎尿排不出去，痛得在地上打滚，挤进去八支“克塞露”也没见屙出来黄豆大的一点，正为此事发愁准备上医院时，手机突然响了，他父亲脑出血突然暴毙，急忙带了乡政府一帮同事回家奔丧，刚进大门就听到娘在大哭大叫：“老死鬼，你终于让你儿子给咒死了！我相好的人等了我三十年，他老婆死了三年身边空着，我这就嫁跟他过几年顺心日子……”

乡政府会计听了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急切地对乡长说：“你挪用三十万炒股应了你发的毒誓，爹已死娘要嫁，千万别让女儿再憋死你让车撞死，先别顾着埋死人，快去把股票抛了还账上，晚一会儿就要出大事！”

正吊丧呢怎么能讲迷信？把正疯涨的股票卖掉才叫人财两空呢，何况医生已经把女儿的屎尿排出来了。埋完父亲看股票，傻眼了：五个涨停板后接着来了五个跌停板，一分没赚干赔上爹一条命！

是真是假没人考证，反正他爹是真死了，钱也是真挪了！

所有发誓人的家人都劝：记住，一根烟都不能抽他们的！

吴知城跪出来一个干净世界，多年之后人们还在讲着这件事……

今年的国庆节过得好清静。紫林镇到处都是施工项目：景区工程加上民生工程，根本不可能接待游客，炎黄文化节只是圣水寨村的锣鼓大阵拉出来象征性地庆祝了一下。牛家略显太过清净了些，繁江毕业后听他的话在上海、浙江、江苏流窜着打工，繁军高中毕业参军到大西南高原，大姐红果带着婆婆和福星高照五月份就随俞夏去了深圳，两个人相隔半个月，分别生下了天盛、天世、天吉、天祥四个儿子，添儿子时，繁义、红柳、鄢嫣和爹娘都过去了，住了一个月，繁义回来时红柳、鄢嫣和爹娘都留在了深圳等着红柳、鄢嫣生产，推算日子就在十一期间，红柳都催了好几次让他过去了，但怎么也得了炎黄文化节吧？！家里就他和牛繁月跟着老丈母娘在家吃饭。十一上午热闹到快中午，中午被村里一帮大姑娘小媳妇逼了几杯酒，下去就犯迷糊，连草说：“反正没事，干脆回家休息。”说着就把他从家宴城拖到车上拉到一号别墅自己家，红林和燕麦正在看《还珠格格》影碟，繁义看到客厅的沙发就再也支持不住躺了上去，带着酒意冲连草叫：“姐，掏掏耳朵嘛！”

连草拿了掏耳勺坐沙发上，让繁义枕着自己大腿掏耳朵，红林也要掏，燕麦也要掏，连草哄他们道：“先给大人掏，坐一边看电视！”繁义迷糊中感到连草胸腹的温暖，把满脸贴上去，刚好被燕麦、红林看见，燕麦人小鬼大，搬个小凳子坐到沙发前挡住了红林的视线，红林拍着手叫：“牛繁义，吃咪咪，掀开衣服用嘴吃呀！”说着要去掀连草的上衣，连草指头放嘴唇上“嘘”了一声：“别叫，大人累，睡着了！”

张旺华从楼上下来，红林忙学连草的样子冲娘嘘了一声：“别叫，大人累，睡着了！”连草立时脸红想起身，张旺华急忙摆手轻声道：“刚睡着，揽他睡一会儿，人都忙成劈柴了，别弄醒了。”说着去卧室拿了条薄被过来轻轻盖在繁义身上，然后坐下来看电视。

这一幕好温馨：五个人都无声，只有电视上的小燕子在叫：“永祺，过来！”

真有人进来：院子没门，屋门虚掩着，进来的是吴知城。红林、燕麦都把手指放唇上冲他“嘘”了一声，指指繁义不让他说话，他看看连草，连草坦坦荡荡地示意他坐到单人沙发上去，燕麦赶忙泡了杯信阳毛尖茶给他端了过去，吴知城边喝茶边看起了电视。

一刻钟不到，姜明凡和汪因洁也过来了，红林、燕麦接着嘘，两个人找地儿坐下来接过燕麦递来的茶杯看电视。接着是谢军夫妻、李少军夫妻、王天庆夫妻、董其政夫妻、陈晨和段眉、繁水和米丽、马魁马彪兄弟俩、姚占庄姚占祥兄弟俩、杜建霞夫妻俩，进来的人都被红林、燕麦嘘得满屋子找座无言无声看电视或听电视。

最少有一个小时，最后进来的是周雨和周天才。周雨进门没理会他俩的一

嘘，她惊奇地看看大家：“哑巴开会呢？怎么个个都像中了魔法一样？”

电视开半天繁义没听见，周雨这句话在睡梦中却听得真切，呼地折起身来：“周姐中什么魔法了？”一看满屋子人奇怪道，“你们开什么会？怎么不叫我一声？”

大家都哄笑起来。连草朝他背上拍了一巴掌：“还叫你，俩腿都枕成木的啦！”

老丈母娘说道：“再躺下睡一会儿，晚上不做饭咱们都出去吃，今个不是十月一嘛！”

在圣阳以及九都市的俗口里，说“今天十一”指的就是国庆节，如果说“今天十月一”那么一定指的是农历十月初一的鬼节。周雨忙纠正：“大娘，国庆节都不想出去转，干脆相约来这里玩，怕闹腾，连孩子都没带。”

王天庆道：“今天人多热闹，晚饭家宴城我安排吃火锅喝啤酒。连草，啤酒你能喝几打？今天我、谢哥、吴书记我们这些男的和你对比比试喝啤酒！”连草抿嘴一笑：“你还当我是捂酱的千斤缸呀？我白酒能喝几瓶啤酒也是几瓶，不和你们拼。”

“可别让繁义再喝酒了。”张旺华道，“净受些闲罪！”

陈晨由衷说道：“大娘，您对女婿可真好。”

张旺华道：“咋能不好？一根顶梁柱不但得顶着俺牛、刘两个家，还得顶着整个村子，他打个喷嚏我也得赶紧摸摸烧不烧。繁义，你三姐陪他们去喝酒，娘在家给你做糊涂面条。”

吴知城看着连草细致地给牛繁义整头发，心里一紧一疼地吃干醋。他无家可回，本意是过来约连草陪他走一趟风景区的，下午上山，晚上住龙浴湾刚建成的龙湖宾馆明天再下山。他觉得自己是时候向她敞开心扉了，但又不确定连草陪不陪他上山，没想到这么多客人过来连草也没把繁义从怀里叫醒，人还没约呢，灌了满肚子醋！

晚饭时他抽空同连草讲了，连草道：“行啊。大哥，咱们顺黑石崖东边的黑东沟上山摘柿子多好呀，一路说话还能收秋，好不好？”

吴知城闻言，满肚子酸醋化成了蜜……

繁义一大早就开车带着繁月去天州了，在干爸家停半天，两个人下午三点多的飞机飞深圳。吴知城八点刚过就到了圣水寨，他昨夜去刮了脸染了头发做了发型，粉色衬衣外加一件乳白色休闲夹克，蓝色牛仔裤配休闲运动鞋，这一身是沈兰国庆节前花两三千给他买的，今天看起来有十二分的帅气。他打了喇叭，连草应一声开了屋门让他回家先坐，她刚洗完头，头发用一条蓝毛巾裹着，吴知城心底涌过一阵暖流，他示意在院里看花让她梳洗去。

也许他是一身新衣，让红林感到很好奇，走到他跟前上下打量后说：“繁义和月月没去深圳，待会还要掏耳朵睡觉觉。”看吴知城没反应，红林生气道：“你怎么还不走呀？不和你去摘柿子，有野猪会吃人！”

吴知城突然意识到这是心上人的男人，而且明显感到来自他身上的敌意，就与他试着交流，红林只盯着他不回应他，他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让他喘不过气来，还好，连草很快出来了，他眼前忽然灿烂，压力骤然消失。

连草扎着马尾辫，上身一件质地良好的墨绿色宽松的围脖羊毛衫，下面一条蓝色牛仔裤，双腿修长如杨，穿一双纯白色旅游鞋，动感之极，手里提着公爹柳编的两个漂亮背篓顺手递给吴知城一个，竟呼应了他的装束，更年轻、更阳光。

连草拍拍红林：“乖乖的在家陪燕麦做作业，别老让她看电视，回来背柿子给你！”

红林怪异地打量着他俩，忽然跑回到屋里。连草一笑，与吴知城出去了。

他们没想到，红林回到屋里同燕麦交代道：“好好做作业，不要光看电视，我有事。”出来时不见了两个人，就跑到圣水大道上张望，看到他们的车上了圣水桥向东拐到圣水大堤上就放下心来，飞跑着跟在后面，跑到圣水桥上时已累得两眼发黑，刚好村里一个人开着摩托车过来问红林干啥，红林说：“连草去黑东沟摘柿子，送送我。”

黑石崖以东两架山坡都是原圣帝村的，名叫黑东沟，每家每户在东沟都有荒山，每家的荒山上都有几棵老柿子树，这十几年封山育林，很少有人上去，只有在秋天进去摘柿子，刘家人手少但山多，原是红果、红鹑、红柳户口都在家时分的，三十年不变，每到柿子红了的季节都有村里人帮他们卸了背出来或吃或卖。连草这三年都去，红林小时候去过，有次逮蚂蚱差点走丢了，十几号人找半天才找回来，后来家里人再不让他跟着去了。

连草和吴知城都没发现红林跟在后面。他把车停到圣水湖拦水坝边上，然后下到坝底，河边有条小路绕着黑石崖向北通到后山。吴知城眼热连草的好身材，没话找话道：“你的衣服真漂亮。”连草瞥他一眼：“想夸我漂亮直接说，拐弯抹角扯到衣服上，是不是想让我说大哥今天好帅。是，大哥今天就是好帅，我还断定是那个兰妹子给你打扮的。”

吴知城与连草可谓无话不谈，当然也讲了与妻子同姓异名的沈兰小姐。听连草这样说，他忽然大着胆子道：“我心里只装着你一个人，除了泰山不见其余！”

“我明白大哥的厚爱。”连草轻柔说道，“是个女人只要不憨，她怎么会不明白呢？可我心里装满了牛刘两家的亲人，真没地方再装大哥您了。一直以来

我总想找个机会单独和大哥谈谈心思，我敬重你，就像亲兄长，我从来没想过别的，但又非常明白，大哥自认识我的那一瞬间一直都在想别的，明白着说就是想婚姻，放在五年前我会感激您答应您，放在没嫁红林前三个月，我也会毫不犹豫跟您一起去建一个幸福的家，现在不，这一生都没这个机会。”

吴知城心里紧紧的：“你爱着繁义对不对？但这可能吗？他有那么优秀的红柳。”

吴知城并不了解牛刘两家很多事，别说是他，同住一个大院的二叔还不知道呢！

连草道：“我的丈夫是刘红林，下半辈子不会再改变而且我根本不想改变。对繁义，我爱他像爱红柳一样，很纯洁。我们心长在一个胸腔里又干着同一件事，但我对大哥的情感不一样，有尊敬，有亲情，也有爱。你毕竟这么优秀，而且敬我如明珠，圣阳十大工程那么大那么艰巨，哥宁愿为我倾城倾国，这份敬爱日增月积天长地久，我爱您，相信圣阳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也会爱您，但您要明白，这真的与婚姻无干，与爱情无缘。”

“假若，我说是假若，”吴知城道，“假若没有你和红林这桩婚姻，你会不会选择我？”

连草定然看着他道：“我一定会选择您。但是大哥，生活中没有假若，命运已经让我很幸福，而且幸福得已经让我消受不起忐忑不安了，就算有你说的假若我也不会去假若。您明白吗？红林已经是我第三任丈夫，我有什么心思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权利去假若？”

吴知城停下脚步挽起她的手真情流露：“连草，石寨的乡亲们说得不错，你是一个圣姑，不管生活多么艰辛或富贵都无法改变你的本质，我的爱来自心灵的最深处，你身上拥有着少年时就充满的全部美好渴望。离婚吧，我会和你一起关爱红林，我也会在圣阳终此一生，这么美好的青山绿水我不会让你舍弃的，只要你在，我的全部都在，真的！”

连草心有感动，主动牵着他的手边走边道：“我很感动，但离婚是不可能的，亲兄妹般相处不好吗？我也有个同姓非亲的哥哥叫连树，我母亲是他继母，我十五岁母亲服毒自杀，村人都怀疑是哥哥投的毒，只有我知道母亲是太过想念我的亲生父亲而死的。哥哥顶不住压力离家出走了，十几年来我一直找他……您就做我哥哥吧，同样的不离不弃，其他的我既不能答应也不能承诺！”

吴知城若有所思点头道：“亲情也是情，我会倍加珍惜的。”

连草拥了他一下道：“大哥与我的谈话中常常露出对沈冰的气愤和对沈兰的不屑，我想让您知道的是，生活处处充斥着无可奈何不由自主，我又比沈兰强多少？珍惜拥有的，追求可及的，行为高尚的，这就是我现在最真实的想法，



我也希望大哥这样做。只要给人以生命，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去呼吸空气，沈兰何尝不是如此？只要哥在乎她尊重她，我能感到她对你是真喜欢。说到喜欢，我非常喜欢你的儿子吴笑笑，没见过，但能都感到他像阳光一样存在。银杏树，笑笑没到过圣阳就开始造福圣阳了，让圣阳种植了两百万棵银杏树。”

引到儿子身上，吴知城的话题迅速多了起来，连草开始成为一个聆听者。两个人手牵着手，却说着与情爱无关的话。他们并不知道，一直远远跟在后边的刘红林看到他们牵手时，心灵忽然一震，立时流泪伤心至极，趴在一块大石头后面痛哭起来，他强烈感到这个吴书记要把连草引走了……他心里忽而小孩忽而大人，想想哭哭，哭哭想想，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才想起要跟着他们，却找不到他们了，紧张中忘了东西南北，顺着路只管往里走，一直走到深山老林里面，山风吹着树枝摇着，他害怕之极才高声呼叫连草，可谁又能听得见……

连草和吴知城走没多远就看到了自家的柿子树，吴知城上到树上摘，连草在地下接，说着干着，一个把小时就摘满了两篓，在树下坐了快一个小时，看看表十一点过了，他们才原路返回，到家不见红林，燕麦说：“他说有事出去了！”

张旺华中午包的饺子，看到他们回来就开始煮，连草要出去找红林，娘说：“饿了自己就回来了，不用管他，不定和谁家孩子们玩呢，十一放假都在家。”

都吃完饭了还没见红林回来，连草顾不得和吴知城说话到外面去找，家宴城有个人说：“前半晌看到谁骑摩托车带着他。”连草问是谁，那人想了好一会儿才想起是谁，说道：“肯定去垒长城去了，赵发财的矿上，打麻将管饭。”连草闻言放心了。下午吴知城走，连草开车去公司处理些手头活，过饭点才回家，仍不见红林，心里开始着急不安，出门去找时，那个骑摩托带红林的谁专门过来交代说：“上午红林在桥上拦住我，说你去黑东沟摘柿子让我送过去，我老远看到你们下车顺大坝下去了，就把红林送到石坝上，看他下了坝我才折回来，刚才谁说你找红林，我拐过来对你说一声，我没带他去看打牌。”

连草闻言心惊，立即意识到红林是追自己进黑东沟了，凭红林进去一定自己出不来，看看天快黑了，急忙给繁水和王三利打电话，赶快组织人拿手电筒去东沟找红林，到天黑时来了十几个壮劳力，连草和他们一起顺着东沟进山，一直找到天亮也没找着。

早饭时繁水通过村里的广播又叫了两三百个人进山地毯式寻找，到下午四点，才在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找到了红林，他蜷曲在一块巨石下，极度的惊吓、饥饿和奇冷的长夜，红林浑身滚烫得怕人，处于半昏迷状态，他已经不认识人了。连草把他抱怀里哭着叫他，他却把连草推开，嘴里还一个劲地叫着要连草。考虑到人会冻着吓着，今早上山的人带了些急救药品和担架，稍做处理大家轮流着把他抬下山，县医院 120 急救车就等在大坝上，直接将红林拉到了县医院。